

生半如我



我 的 半 生

陳 鶴 琴

上海華華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

我 的 半 生

每冊實價 元

著者 陳 鶴 琴

發行人 孫 懷 琮

發行者 華 華 書 店

上海林森中路148號

印刷者 美生惠記印刷廠

上海泗涇路五號

總經銷 立達圖書服務社

上海北京西路1363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滙一版



影近者作

作者的母親



謹將獻親慈母愛給此以我的冊至誠最貢

鶴琴

才草春暉慈母恩童
年自傳吐根源以忘一滴孤兒

淚灌溉花開幼稚園

程時鑑敬題

卷頭語

去年夏天，朱君澤甫很懇切地對我說：「我願追隨先生數月，把先生的生平言行，詳細記錄下來，以作青年的寶鑑。」

我說：「我的言行那裏可以作青年的寶鑑。況且，我如此之忙，那裏有時間來顧到這些瑣屑的事情呢！」澤甫的盛意，祇得心領而已。

到了秋涼，告假赴甬休養。朱君銘新想我客居無聊，就來書慇懃我從事著作。他說：「『我之一生』，確是個極好題目。把一生的事略，回憶一下，真夠味兒。況且你五十歲時，可以把這本書送給老太太作一份壽禮，何等光榮！」

這一句話，打動了我的心弦，澤甫把我的言行做青年的寶鑑，我是不敢當的。銘新叫我做份壽禮送給我八十四歲的最慈愛的老母親，那我不敢推辭了。

寫的動機雖然有了；但是書的名稱，內容，體裁，都是有問題的，而且我的文筆，非常

笨拙，這種編著重任，能否擔當得起，也是個問題。思維再三，不敢動筆。

聖誕節前，我感於佳節之無聊，就從上午九時到下午三時，一口氣把「聖誕老人」這篇文章寫成功，寫了之後，覺得這種故事式的寫法，也可以應付，就想把我的生平從頭至尾寫出來，以作爲我七個小孩子做人的參攷。

聖誕佳節是在葉運隆兄家裏度的，葉師母問我：「你的傳記寫得怎樣了？」我說：「最近祇寫了一篇『聖誕老人』。對於寫傳記，覺得實在不易着筆，我有什麼東西可以傳給後世，值得記下來呢！」

她說：「你的童年，你的求學情形，你的奮鬥經過，你的事業，你的處世接物，都值得記念，值得流傳，值得做青年的模範。」

我說：「我有兩個理由，要寫這本傳記，第一個理由是我可以藉此告訴我的七個孩子，使他們澈底的認識我，第二個理由是我可以藉此做我自己下半世的借鏡，所謂檢討過往，鞭策來茲，若把我作爲青年模範，那似乎有點不配呢。」

關於書名，銘新建議爲「我之一生」，當初我看了這個名稱，就感覺到我的一生還沒有完，如何可稱「一生」呢？

我雖年近五十，而精神飽滿，自覺猶如二十來歲的青年，倒不如稱「我之半生」來得好，但仔細一想，這個名稱也不妥當。黃君仲蘇建議兩個名稱：一爲「行年五十」，一爲「五十之年」。這兩個名稱都是很文雅，也很確切，但覺其太多，還不若「五十回憶錄」這個名稱，來得直截了當。

今年春遊重慶得逢故舊陶行知兄，請其爲「五十回憶錄」做一篇短序，並將這本自傳題名來源說了一遍，他說：「『我的半生』比『五十回憶錄』來得新穎，來得確切，來得有意義。顧名思義，半生事業還在後呢！」

書的體裁也是很難定奪，傳記式的敍述似乎嫌太枯燥。故事式的描寫，倒來得活潑生動。遂擬定綱目想仿照「愛的教育」的體裁，一個小題目寫一短篇。不料連寫了幾篇，篇篇都是很長。不得已祇有在篇中再行分段而已。

這本書原定一口氣寫完的。不料在寧波寫了一個月之後，各方函電催促邀我到重慶到江西去了。所以祇寫了上卷，從祖宗寫起到遊學爲止，回國後二十二年中我究竟幹些什麼事，我怎樣組織家庭，我怎樣教小孩子，怎樣教導人，怎樣幫助人，怎樣研究學問，這種種問題，祇有待諸將來再答覆吧。

行年五十尚嬰兒

鄭宗海

當民國肇建之年，我負笈渡海，北上京師肄業北京西郊之清華學校。那時情形，現在回憶，猶不啻如昨日事，然而却已一世了。其時同班同學中，略舉數例，如金岳霖、廖世承、孟憲承、李岡、吳欽烈、李廣勳諸兄等等，既各以其所擅長之學術鳴於當世，而同班中尙有一位身體強健，精神飽滿，日致力於鄉村服務，繁心於同學之福利與修養的，便是今日我國初等教育界所共仰的陳鶴琴教授。陳教授早就抱了『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之主旨，當時清華園附近一帶村莊，南起大鐘寺，西至海淀，早就踏遍了這個青年天使的足跡。每到圓明園的廢墟映着夕陽殘照的時候，他才和一班野老鄉童分別回校。有時還去上夜課，那便須攜着燈籠，從這些稀疏村落，又沿着曲徑馳道，迤邐而歸了。原來從他的精誠熱血而言，他已不啻是醉人妻作者的裴士德洛齊(Pestalozzi)，因爲他服務心的強盛，所以後來方力排浮議，挺身而應上海工部局教育委員會之禮聘，肆力以謀東亞第一大埠租借地帶內國人教育機會之改進與擴充。苦志毅力，和平奮鬥，悉心整理，邁步猛晉，垂十餘年，使上海租界教育，所以沾

被國人者，今日已有廣大堅強之基礎，便可見陳教授的精神爲不虛廢。然而從當日北京的鄉村以至現在偌大繁華富庶的都會，雖然事業不同，環境大異，却都由服務心所驅使，責任心所秉持，那便是無疑的了。

當其留學美國，初入約翰霍布金大學，從生物學權威吉銀斯教授(Prof. Jennings)等游，益濬發其研究自然之興味，繼而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久坐名師桑戴克教授(Thorndike Edward. L.)之絳帳，遂奠定其後來研究兒童心理之動機。陳教授在國立東南大學時，于此先後成二巨著，多本實地觀察或實驗之結果，筆路藍縷，在我國允爲斯學之開山始祖。

其服職上海時，殫心竭慮於教科書與兒童讀物之編纂，每從兒童生活與經驗中找材料。又於編教科書時，更按心理學習原則，將復現重溫，筋肉表現，認識辨別（如缺圖填補）等原則，組織於課文排列構造之中，慘澹經營，得未曾有，先後成幼稚課本，小學國語與初等英語教科書各若干冊。此等原則遂漸爲教科書所普遍應用。後之人但見其沾溉之廣而忘其倡導之功了。

今陳教授以年屆五十，將有自傳之編，以昭示來者，猥以相知，囑就所見撰一短篇，俾附驥尾。氣浸滔天，飄流無地，泚筆直書，不文滋甚！愧以同庚，無所成就。歲月不居，感慨

徒深。惟是五十方當孔子學易之年，近美國發明家袁平教授 (Pupin. Michael.) 謂事業生命始於四十，“Life begins at forty.”且著書以證其說。陳教授精力本強，則將來之事業更無限量，吾茲預祝其七十八十歲時自傳之相繼與世人相見，而吾亦願得及讀其未來之書，倘真所謂「不知老之將至」！偶讀楊廉夫詩，見有「五十狂夫心尙孩，不受俗物相填獮」之句，
(案下句原見李長吉集)陳教授爲兒童心理學者，而其性情純粹，興味濃郁，頗有似于老子之所謂「嬰兒」。我雖自遭此次重大國難之後，創巨而痛深，但對於人類，對於文化，對於知識藝術的興味，自問蓋猶未減，竊幸尚有彷彿於「嬰兒」之一體者。嬰兒嬰兒，殆實爲人世生命之雛的！故我更願陳教授永爲「嬰兒」，即以是爲陳教授壽。

海寧鄭宗海曉滄草於東縉雲時念九年三月八日

序(二)

永遠微笑的兒童教育家

俞子夷

鶴琴先生寫信來，說是五十歲了，我有些不信。我記得他是一位美少年。在南京同事時，我有這樣一個印象。分別後，京杭不時相遇，他額上雖有較深的縫紋，但是紅紅白白的臉色，依舊表露着少年時的美麗。近兩年沒機會相見；我不信他會得像五十歲的老人，即使他到百歲，鬢髮全白了時，恐怕仍舊能保持他的童顏。

他的姿勢最使我羨慕。無論上課，開會，談話，他總是始終坐得挺直，從不見他撐了頭、彎了腰、曲了背，露出一些疲乏的神情。立時、走時，也是這樣。就是打招呼行禮，他上半身的彎度，也很小，並且在背後看不到弧形的曲線。「正直」可以代表他的姿態。

圓圓的臉孔，健美的臉色，再加上一副永遠不分離的微笑，使得和他接觸的人，個個發生好感和愉快。即使在研究很嚴重的問題時，他發言仍夾些微笑。他的語言雖不像音樂，但是這一個微笑却很容易使聽者樂意接受。厲聲嚴色，或者有密切的相關。和顏悅色下，只聽得他輕快平靜的聲音，我沒有看見過他發怒。

他和我們常往來。我們感覺到他和氣，並沒有長篇累牘的說話，更少見故意做作的客套。和氣裏帶着爽直。簡明核要，把要點說完了，翻身就告別；有時『再會』也不喊一聲。這最合我的口味。嚙嚙的謙恭，我覺得徒然浪費時間。不必要的客套，反而要被我疑作虛偽。

他的簡捷爽直，和我同。不過他的微笑和氣却是我所不及。我自知率直過度，近乎傲慢。他在和氣的姿態中行爽直。這是他最大的優點。和氣過了份，容易變成功無聊的敷衍，我們同事好多年，他從來不說什麼客套話。不必用客套，他的和氣已經儘夠維持友誼。這樣很自然的交往，我竭力模倣，也不容易做到。

他專攻兒童心理，他不單單在書桌上研究，在沙發上討論，他要試驗，一切都要試驗。

我在南京同事時，他和我們的往來，差不多全是由於試驗。我也喜歡試驗。這一點，我們的氣味最相投合。不試不能知道學理是不是合用。一試驗後，可以找出新的問題來。我喜歡用試驗的態度辦小學，從他的種種試驗裏，我學會了好多新的經驗。共同編造測驗時，我得益更多。就這一點說，不但是我的朋友，簡直是我的教師。

從兒童心理推廣到兒童教育。短時期的試驗，改成功鼓樓幼稚園的長期試驗。我們走進了

同一個領域。我在初等教育界服務的年代較他早，他在初等教育界的成功却比我多，後來居上，使我更佩服。他的服務精神有堅強的毅力，環境不能改變他的方針，和氣裏有一貫的主張，爲兒童盡瘁，從不灰心。最近試用拼音字教兒童，得到了一個極有價值證明。雜誌裏做文章互相爭論，經過他的一試，證明了完全是浪費紙墨的胡鬧。

恭逢五十榮慶，略微寫一些簡短的文字，算是慶祝。我祝他健康，快樂，永遠爲兒童試驗新方法！

爲國爭光的「大腦」代表

關瑞梧

婦孺販賣的問題，在遠東各國，仍是極爲嚴重，尤其是中國，無辜婦孺，被販到南洋各地，爲娼爲妓，慘無人道。於是一九三七年，國際聯盟會，就發起禁販婦孺會，召集各國代表，討論婦孺禁販問題，希望關係各國能討論分工合作的辦法，俾對這個問題有較切實的解決。於是除了各國政府正式代表參加會議以外，私立慈善團體對本問題有興趣及服務的，全可派代表參與。中國的政府代表，是駐爪哇總領事，因爲會議是在爪哇舉行，就地派外交人員參加，可以省去政府許多費用。私人慈善團體參加的有熊希齡先生代表世界紅卍字會中國總會，毛彥文女士代表中國女界紅卍字會，陳鶴琴先生代表中華慈幼協會，筆者代表北平香山慈幼院，於是我起始認識了這位聞名的教育家陳鶴琴先生。我們這一行代表是在一九三七年正月一齊離開上海乘芝沙路亞船赴爪哇。除了各人自己帶了些所代表機關關於婦孺福利的工作報告以外，關於我國整個婦孺販賣的情形及事實，全茫無頭緒，以爲這一方面的材料，應由政府代表的負責，俟後大家又覺得我們應和政府代表共同負責。於是我們各人把所有的

材料集齊，公推陳先生草擬報告。要把一些東鱗西爪散碎的事實，草成一篇「中國婦孺被販賣」的文章，的確不是易事。船從香港到爪哇的十二日途中，每日陳先生均在絞用腦汁，孜孜不倦地寫報告。因為過於煩累的原故，船到爪哇的前二天，他的胃病復發，劇痛到不能起床。於是我就負起打字的責任，把全篇報告，整理清楚。有時認不清字時，他總是忍着胃痛，耐煩地向我解釋。這種精神實使我們這班後進，相形生愧。

到了爪哇，知道駐爪哇的中國總領事，只得到政府的通知，命他代表政府出席國聯婦孺禁販會，並沒有關於這問題的材料，供他發言及報告之用。當時大會已經開幕，每天開會的議程，各國代表均須有報告，我們既代表中國，而且這又是關於中國的問題，將何以應付呢？於是陳先生毅然負起每日草擬報告的責任來。他就依著我們許多僅有的材料，推展申論，作成報告，供給我國政府代表正式發言人在會場發表。當時我們全叫他作「大腦」。因為沒有他，簡直不可想像了。

大會的程序，是上午正式會議，下午小組會議，分別專門討論。正式會議的時候，是由各國政府代表為正式發言人，發表關於本國狀況的報告，接着就是討論我國的問題，除了政府代表報告了以後，討論的部份，多半由陳先生發言，一者因報告的本身，是他起草的，他